

# 托尔斯泰 短篇小说集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 著  
耿济之 瞿秋白 译 武秀蕊 校



外文出版社  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# 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
耿济之 瞿秋白 译

武秀蕊 校



外文出版社  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 / (俄罗斯) 托尔斯泰(Tolstoy, L.N.) 著 ; 耿济之 瞿秋白译. — 北京 : 外文出版社, 2013  
(耿译世界名著)

ISBN 978-7-119-08435-0

I. ①托… II. ①托… ②耿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7484 号

出版策划:  金哗达文化  
责任编辑: 杨春燕  
内文设计: 刘敬伟  
装帧设计: 周 飞  
印刷监制: 冯 浩

### 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

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
© 2013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发行: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 人: 徐 步

总 编 辑: 徐 步

地 址: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

网 址: <http://www.flp.com.cn> 电子信箱: [flp@cipg.org.cn](mailto:flp@cipg.org.cn)

电 话: (010) 68320579 (总编室) (010) 52100403 (发行部)

(010) 68327750 (版权部) (010) 68996190 (编辑部)

印 制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字数: 120千字

印 张: 6.5

版 次: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19-08435-0

定 价: 1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(电话: 52100403)

## 出版缘起

2013年3月23日，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《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》演讲时提到：“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、灿烂的文化，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孔子、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俄罗斯人民所熟悉。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，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。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，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……”

事实也恰如习近平主席所言，俄国文学名著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果戈理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作品就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。鲁迅先生在读了这些俄罗斯大文豪的作品之后，认为中国读者通过俄罗斯文学“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”，并把俄罗斯文学视为“导师和朋友”。除了鲁迅，其他诸如郭沫若、巴金、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巨匠，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。

耿济之对于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翻译，无疑是最早的，也是最权威的，成就也是最辉煌的。耿济之不但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大家，还是普希金、果戈理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研究者，是沟通中俄文化交流的外交家，被誉为“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”。耿济之先生从191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译作《克莱采尔奏鸣曲》（托尔斯泰著），到1947年他去世前翻译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们》（陀思妥耶夫斯基著）和《马特维·克日米亚金的一生》（高尔基著），在这短短的30年中，他翻译了世界上28位著名作家的90部名著，共有七八百万字，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作家的名著。

2006年，俄罗斯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，代表团主要成员、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在回顾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时说：“中国人真正‘阅读俄罗斯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。我们要记住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‘阅读俄罗斯’的中国人——瞿秋白和耿济之，他俩是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——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窗。表达出来，如果说优于，至少也丝毫不逊于英语。”

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，同时也为了满足读者渴望阅读耿济之世界文学名著的需求，我们将民国时期出版（目前已经是绝版）的耿济之俄罗斯名著系列进行了重新整理，并再次付梓发行，以飨读者。

本书以瞿秋白和耿济之于1921年合译，并由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出版的版本为底本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校者在尽量保持译者原汁原味的前提下，对原译中的个别错字、人名、地名、称谓等进行校改。其余的内容，我们都尽量保持了原译风格。

## 译者序

我们把平时爱读的十篇托尔斯泰短篇小说翻译完成，编辑成册。托氏一生写了很多短篇小说，自然不止这十篇，但是当我们决定翻译他的短篇作品的时候，曾花了很多时间选择篇目。起初打算译二十篇，不过因为我们一直怀着“宁缺毋滥”的想法，所以结果竟减少了十篇，只译了我们认为最好的十篇，深信读者读后，一定能大概窥出托氏的艺术和思想演进之迹。

本来要想研究文学家的艺术和思想，应该从长篇小说中去寻求；至于短篇小说，不过是作者片段式的经历，一时的感触，很难凭此作为研究资料。但是把多种短篇小说连载在一起，其中因时代的关系，自然会生出一条线索，足以窥见作者的艺术和思想演进的轨迹——这也是研究文学的人不可少的工作。

文学随思想而变迁，思想又随时代而演进。托尔斯泰的文学，壮年时和老年时迥然不同。我们同时看他壮年时和老年时的两篇作品，竟如出自两个人的手笔，未免使我们深感其变迁之大，但是这也是因为时代不同。

托氏初期的文学，语言优美明快，感情又浓挚动人，最能见出艺术上的功夫；至于晚期的作品，却道貌岸然，手笔苍老简括，一字有一字的力量，一篇有一篇的哲理。初期所描写的是父子兄弟的感情，英雄豪杰的生涯，偏于贵族方面。至于晚期，所描写的却是社会的罪恶，农人的生活，偏于平民方面。

这本小说集虽然只收录十篇作品，但是托氏初期和晚期的作品都囊括其中：如《三死》、《风雪》、《丽城小纪》是他初期的作品；《伊拉司》、《呆伊凡故事》、《三问题》、《人依何为生》等，又是他晚期的代表作。所以说这本集子虽小，却足以窥见作者艺术和思想演进的轨迹。

在这里我也不愿意详叙作者的艺术和思想是如何演变的，只希望喜爱文学的读者自己能加以研究；我不过是把我们所选的这十篇小说的微意表达出来罢了。

民国十年五月十三日耿济之序

## 目 录

三 死 / 001

风 雪 / 019

丽城小纪（南赫留道甫亲王日记之一段） / 059

伊拉司 / 087

呆伊凡故事 / 095

三问题 / 133

难道这是应该的吗？ / 139

阿撒哈顿 / 145

人依何为生 / 153

野果 / 183

## 三 死

—

那时候正值秋天。大道上两辆马车飞似地跑着。前一辆车上坐着两位妇女：一个是黄瘦憔悴的夫人，一个是光泽满面，体格丰满的女仆。女仆已褪色的破帽子底下，乱蓬蓬地披着很多极干燥的短头发。冻得发紫的手上戴着一双千穿百孔的破手套，不住地甩那头发。毛毡围巾里那高凸的胸脯，一起一伏，显得呼吸很急促。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，一会儿从窗口看那飞奔而过的田地，一会儿看看自己的女主人，露出十分忧愁的神情，一会儿又朝车角那里呆望。在她头的一侧，挂着女主人的一顶帽子，她膝下躺着一只小狗，脚底下又横七竖八地放着许多小箱子，耳边只听见辘辘的车轮声和清脆的玻璃撞击声。

那女主人枕着垫在她背上的枕头，两手放在膝上，闭着眼睛，身体颤巍巍地摇着，轻轻地皱了皱眉头，咳嗽了一下。头上戴着一个睡眠用的白网袋。白嫩的颈间又系着一条蓝色的三角纱巾。金黄色的头发，白嫩的皮肤，深红的两颊，都能显出她的美貌。嘴唇十分干燥，两道眉毛浓厚得很。此时她眼睛正闭着，脸上现出疲乏苦

痛和生气的神情。

一个仆人靠在车椅上打盹。车夫一边嚷着，一边在那里用力地鞭打那满身是汗的马；有时回头看一下后面那辆车。泥土道上深深地印着宽大的车痕。那时候天气又阴又冷。田地里和大道上都笼罩着浓雾，车里也都是尘土。那病人回过头来。慢慢地张开一双明秀的眼睛，恨恨地说：“又这样了”，便用那瘦弱的手去推开那碰到她脚的女仆的外套。她一边推着，嘴里又一边喃喃地，不知说些什么话。那女仆玛德莱沙就站起来，收拾好了外套，又坐下来。病人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女仆在收拾。然后，她两手撑在座位上，想挪一挪身体，靠上坐了一点，可是始终没有力气。她生气得不得了，就对这女仆说：“请你帮一帮我，好不好？咳嗽就不必帮了！我自己也会的，不过请你不要把你的东西放我身边。”说罢，便闭了闭眼睛，一会儿却又睁开眼睛来看那女仆。玛德莱沙也看了她一眼，紧紧地咬着嘴唇。病人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还未叹完气，却又咳嗽起来。她翻了一个身，皱了皱眉毛，两手捂住胸脯，这一刻儿，咳嗽止住了。她又闭着眼睛，坐在那里一点也不动。两辆车跑进村子时，玛德莱沙就伸出两手祈祷起来。那女主人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她答道：“到一站了。”女主人道：“我是问你，你为什么在这里祈祷？”她道：“太太，那不是教堂吗！”那病人听着，便回过身来，朝着窗外一所大教堂，慢慢地祷告。

两辆车停在站前。从另一辆车里走出病妇的丈夫和医生来，走到前面车前。医生摸了摸脉，问：“现在你感觉怎样？”丈夫也问

她：“亲爱的，你不累吗？不想出来吗？”这时候，女仆已经收拾好包袱，便躲在一旁，不去打扰他们的谈话。病人答道：“没有什么变化。还是老样子。我也不出去了。”

她丈夫站了一会儿，就到车站休息厅里去了。玛德莱沙也跳下车来，蹑着脚，踩着泥泞的路走到大门。此时，医生还站在车前。病人笑着对他说：“就说我的情形不好，那你也不能因此就不吃早饭了。”医生听后，就轻步离去，走到站里去。医生刚走，那病人就说：“他们对我的事情都是不太开心的。唉，我的上帝！”

医生走进站里，正遇见病妇的丈夫，那丈夫含着笑问他：“我叫人把茶具拿进来，你觉得怎样？”医生道：“可以。”丈夫皱了皱眉，叹了一口气，问：“她的病情究竟怎么样？”医生道：“我早对你说过，她不但不能到达意大利，能到莫斯科，那就算极勉强了的。并且又是这样的天气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那丈夫一边用手掩住眼睛，一边说：“唉，那叫我怎么办呢？”刚说完，看见一个人把茶具拿来，便喊道：“拿到这里来吧！”医生耸肩答道：“还是让她留在这里吧。”丈夫道：“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想了许多法子阻拦她。我说我们到外国去，一来经费不多，二来小孩子们又需留在国内，三来我们工作又很忙。可是无论我怎样说，她始终不听。她还在那里计划到外国怎样生活，从不想她自己是个病人。如果对她说真实的病情，那不就是要杀死她吗？”医生道：

“你需知道，她已经是死的了。人没有肺，是活不了的。肺没有了，怎么能再生出来呢？对，这是很忧愁很难受的事情，可是究竟

有什么法子呢？现在我们的责任，就是让她能够平静地死去就得了。这就应当有教士跟随才好。”她丈夫道：“唉，你也要明白我的处境。也只能听天由命，任她怎样就怎样，我是不能向她说实情的。你一定也知道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”医生摇摇头说：“还是劝她留在这里过了冬天再说。不然恐怕道路就艰难了。”

站上一个小姑娘走到门前台阶那里，口里嚷道：“阿克舒沙！阿克舒沙！快到那边去看看一位从剂尔金城来的太太。听说因为痲病，才要到外国去的。我还没有看见过得痲病的人是怎样的呢。”阿克舒沙听到，立刻跳到门外边。两人手拉着手便跑出去了。到了门口，他们蹑着脚，走近车前向里探望，那个病人也回头看他们，看见他们脸上都露出惊奇的神色。她就皱了皱眉，又回过头去了。那个小姑娘赶紧回过头来说：“好，这样的美貌！真是少见的！我看着心里觉得难受极了。阿克舒沙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阿克舒沙答应道：“啊！瘦得真利害！再看一看去。你看，她又回过头来了。我又看见她了。唉，真可怜，玛沙！”玛沙道：“这地上真泥泞得很。”说罢，两人便回门里去了。

那病人想：“可见我这个人实在是很可怕的了！还是赶快到外国去，我的病就可以痊愈了。”

一会儿她丈夫走到车前，一边嚼着面包，一边就说：“我爱你，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”病人想：“老是这句话。自己还在里面吃东西。”想罢，她无精打采地说：“没有什么。”她丈夫又道：“亲爱的，我怕这种天气在路上走，对你的身体很不好。埃度阿尔

也是这样说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！”她听着十分生气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她丈夫又道：“等天气好了，道路好些了，你身体稍为健壮一些，我们再到外国去。”病人道：“请你恕我直说，假如我原先不听你的话，我现在早就到柏林了，病也就可以好了。”她丈夫道：

“咳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只要再在国内留一个月，你的病也就可以好，我的事情也办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带着儿女们一块儿去。”病人道：“儿女们身体还好，我却病着呢。”她丈夫道：“你看这种天气，你走在路上，一定是很不舒服的。我想还是住在家里的。”那病人怒道：“在家里好？……死在家里吧！”她说到“死”字，心里也担惊一下，就看看她丈夫，露出惊疑的神情。她丈夫也只得垂下头来，一言也不发。病人不由得竟泪流满面，丈夫用手巾掩住自己的脸，一声不响地走开了。

病人抬头望向天，两手交叉着，喃喃地说：“不，我一定要去。唉，我的上帝！”说完，眼泪像雨一般地淌下来。她就哀哀地祷告起来。她胸间还是这样痛，这样难受，天上还是这样阴沉沉的，欲雨不雨，迭迭层层浓雾降在道上，屋顶上，车上和车夫的大衣上。那些车夫正在那里收拾车轮。一边却说说笑笑，十分高兴。

## 二

车子已经套好，车夫却拖延起来了。他正往车夫所住的屋子走去，里屋又热又脏，又暗又臭，充斥着烤面包和煮白菜的气味。几个车夫坐在外屋，厨女正在炕边站着，炕上羊皮中间躺着一个病人。一个少年车夫，身上穿着皮衣，腰里系着鞭子，跑进屋来对那病人说：“郝范道尔老丈！喂，郝范道尔老丈！”一个车夫问：

“你问他做什么吗？人家全等着你开车呢！”那个车夫搔了搔头发说：“我想向他借一双鞋，因为我自己的鞋已经坏了。啊！他已经睡熟了吗？喂，郝范道尔老丈！”说着便走到炕前。只听见微弱的声音：“什么事？”随着一双瘦得不成样子的脸从炕上黑暗里慢慢地探过来，伸起一双又瘦又发青的手，哆哆嗦嗦地把被子稍为放正一些。郝范道尔身上穿着一件极脏的衣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唉，兄弟。你让我睡一会儿好不好。又有什么事呢？”

那车夫一边把水罐递给他，一边踌躇着说：“郝范道尔，我想你现在也用不着新鞋。既然你走不了路，就把你的鞋借给我穿，好不好？”病人把头伸进罐子里，胡子也沾在水面上，没命地喝起水

来。他几根胡须又脏又乱，一双忧愁的眼，不免向那车夫的脸上看着。他喝完水，想着抬起手来擦一擦嘴唇，可惜竟抬不起来，便在被单上擦了一擦。他一边喘气一边又用力看着那车夫。车夫就说：

“也许你已经借给别人，那就没有法子。现在天气阴沉得很。我却还要赶着上路，所以我想向你借双靴子，因为你现在也没有什么用处。不过也许你不能借给我，那么就请你直说吧……”那病人的胸间忽然咕噜作响，就低着头大咳起来，那时候厨女忽然怒声说：

“他有什么用处？两个月没有下炕。你看他这样咳嗽！内脏已经受了伤。他还穿什么鞋？并且穿着新鞋葬在地下，那是很不值得的。唉，他实在已经快要死了，还是赶快把他搬到别的屋子里去的好。譬如在城里就有病人区；要不然他一个人占了这屋子的一半，叫我还能做什么事呢？”刚说到这里，站长忽然在门那里喊道：“塞雷格！快出去吧，老爷们等着你呢！”

塞雷格准备不等病人的回答了，正要出去，那病人却忽然在咳嗽间隙，将两眼往上一翻，显出愿意回答的神情。一会儿他止了咳，休息了一会儿。才开口道：“塞雷格，你把那双鞋拿去。不过等我死的时候，你必须替我买块石头。”那车夫说：“老丈，谢谢你，那我就拿去了。石头一定给你买。”那病人又说：“诸位听着他所说的话！”刚说完，又低着头咳嗽起来。有一个车夫就说：“得了，我们都听见了。塞雷格你快出去吧。一会儿站长又跑来了！那个从剂尔金来的女太太也正病着呢！”

塞雷格就把自己那双又大又破的鞋脱下，扔在床底下。郝范道

尔的鞋他穿得恰巧合适。他一边往下看着，一边就走出去了。走到车前，立刻爬上去整理缰绳。一个手里拿着毛刷的车夫说：“这双鞋子还不错，是白送给你的吗？”塞雷格笑着说：“难道你还忌妒吗？”说着，便扬起鞭子，向几匹马呼喝着。那两辆车就慢慢地消失在蒙蒙黄雾里，顺着那泥泞的道上跑过去了。

那个病车夫那时候还躺在小屋炕上，止了咳，勉强翻个身，便不说话了。小屋里从早到晚，来来往往的人倒还不少，也有在这里吃饭的，可是谁也不理那病人。薄暮时候，厨女爬到炕上，在他脚下取一件大衣。病人对她说：“娜司达姬，你也不要讨厌我。我也快给你腾出这块地方了。”娜司达姬说：“得了，得了！不要紧的，老丈。你哪里痛，你对我说一说。”老人道：“身体里处处痛得很，唉。”娜司达姬道：“那你咳嗽的时候，喉头痛不痛？”老人呻吟着说：“各处都痛，我也快死了。唉，唉，唉……”娜司达姬一边给他盖好被子，一边说：“你脚还要盖好。”说罢，便从炕上爬下去了。

晚上小屋里点着一盏烛灯，光线微弱得很。娜司达姬同十个车夫一块儿睡在地板上，不断发出鼾声。那个病人在炕上辗转，微微地在那里咳嗽。到了早晨，他忽然寂无声息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还未全亮，娜司达姬起身说：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仿佛瞧见郝范道尔老丈从炕上爬下来，出去砍柴。他说，‘娜司达姬，我来帮你。’我说，‘你哪里砍柴？’他不理我，却拿起斧子就砍，砍得又十分灵便。那木屑竟纷纷地飞扬起